

黎智英部署的「雨傘革命」必然覆滅

徐 庶

「雨傘革命」企圖奪取政權，不過是非法政變的代名詞。蘋果日報和外國傳媒吹噓得「雨傘革命」越厲害，罪證越明顯，勒着黎智英及其黨羽脖子的繩索就越緊。「雨傘革命」敵不過特區七百萬市民的反對民意，「雨傘革命」必將壽終正寢。

黎智英是美國在港台的政治代理人。美國要搞「台獨」，2001年，就把黎智英從香港調動到台灣，開設台灣蘋果日報，利用造謠污蔑、狗仔隊、爆內幕揭陰私、虛假新聞、煽惑、衝擊台灣報壇，打擊傳媒，配合陳水扁大肆推行「台獨」，搞「寧靜革命」，變相實現「去中國化」，隱瞞美國黑手對「台獨」的操縱。2012年，美國要全面推行「重返亞洲」政策，就利用黎智英搞「黑金政治」，收買香港反對派，發動「佔領中環」，要製造一場香港版的顏色革命，讓香港變相獨立，成為顛覆內地的「示範單位」。

發動「佔中」製造港版顏色革命

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黎智英成為香港「黑金」政治的最大金主，控制了香港反對派政黨、非政府組織和政客，無需經過選舉就掌握政治大權。聽話的，黎智英就大灑金錢；不聽話的，黎智英就使用爆醜聞的手段，進行政治謀殺，讓你壽終正寢。

許多人以為，「佔領中環」是戴耀廷2013年1月在信報發表的文章首次提出的。這大錯特錯，黎智英在2012年收到美國的任務時，就向台灣民進黨人提出「佔領中環」的設想，並向民進黨的施明德取經，吸取台灣街頭暴力鬥爭的經驗。黎智英邀請施明德等人到家裡開會，他向在場人士表達要搞「佔中」活動，但不知如何佔領。施明德問黎智英有沒有準備坐牢的決心，黎智英斬釘截鐵地回答，不但準備坐牢，還準備死。其實，這不過是門面說話。黎智英在室內裝了一個錄音系統，清楚地進行錄音，以此向美國表忠心 and 報功。

香港越亂黎智英獲美打賞越大

今年9月28日晚，黎智英參加學聯的「提前佔領中環」大會。會議一結束，黎智英匆匆忙忙離開現場，慌不擇路，狼狽地攀爬馬路中間的欄杆逃跑。他很害怕警方會包圍現場，把所有非法集會的人都逮捕起

來。後來，看見警方連防暴隊也撤退離開了，黎智英第二天投機回到了金鐘道，仍然不敢接近政府總部。10月1日開始，壹週刊、蘋果日報、今日美國報、時代周刊、CNN、ABC、BBC採取了同一步調，一起宣傳香港「佔中雨傘革命」。他們早有預謀，通知非法集會的人必須備妥雨傘、眼罩、保鮮紙、毛巾、大樽水、雨衣，準備作為攻擊警察防線的裝備。傘尖可以戳警察，打開的雨傘可以使得胡椒噴霧失效，雨傘還可以擋住警察和記者的視線，在下面用腳猛踢警察的上下五寸。集會的時候，更加可以製造以小報大的聲勢，誇大宣傳集會的人數。他們還發明了一個動作，把雨傘舉起，一起呼叫口號，以表示「撐到底」。9月28日「佔領中環」爆發後，黎智英便透過一班廣告界的馬仔，自製500把寫着「撐」字的雨傘，在銅鑼灣某大百貨公司旁邊向示威者派發，掀起全面佔領銅鑼灣和旺角的浪潮。

最離譜的是，《今日美國報》用「雨傘人」(Umbrella man) 來形容「佔中」示威者。時代周刊做了一個封面故事，刊登了「雨傘人」的照片，這一張圖片明顯經過電腦加工，在背景的位置插入了黎智英的身影。蘋果日報還大字標題地說，黎智英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，以示黎智英就是策動「雨傘革命」的「風雲

人物」。黎智英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，宣稱他是「雨傘革命」的幕後人物，功勞最大。外國記者一批接著一批來港，黎智英明白，西方傳媒的報道越廣泛，他被美國的利用價值就越大，他向美國的叫價就會越來越高。

陷入千夫所指的困局

黎智英機關算盡，操控反對派政黨，把學聯、「學民思潮」等學生組織推到前線，以突襲方式衝入公民廣場，提前「佔中」，緊接着又宣佈「佔領銅鑼灣」、「佔領旺角」，製造全面佔領香港的局面。騙騙騙，盡得陳水扁的真傳。然而黎智英低估了港人的政治洞察力和維護穩定的決心，低估了中央政府雷霆萬鈞遏止顏色革命的威力。

隨着「佔中」者的檢查警車、堵塞政府總部，大有奪權的味道；再加上霸佔主要道路，令商舖生意一落千丈，營業性的車輛沒有生計，巴士大部分癱瘓，中西區和灣仔的學校全面停課，大批銀行無法營業，市民憤怒了。「佔中」什麼「和平」，什麼「非暴力」，什麼「不會失控」，什麼「失控的話就會解散佔中」，通通都不算數了。黎智英精心策劃的「雨傘革命」陷入民怨沸騰、千夫所指的困局中。

學聯不可借對話撤退抽身逃避罪責

方中平

「佔領行動」踏入第十日，反「佔中」的民意不斷凝聚，對一眾「佔中」搞手及反對派形成了巨大的民意壓力。日前，學聯負責人與政府代表舉行會議，商討對話安排。學聯在會上提出所謂三項原則，包括要求必須有多輪對話、對等談判地位、政府確認及執行對話結果等等。學聯與政府就終止「佔中」展開對話，是應該做的，而且對話必須是無條件的。學聯故意就對話開出種種條件，顯然是一種借對話來抽身而退、逃避罪責的策略。但這只會是徒勞無功。香港是法治社會，一切須依法辦事。學聯頭頭策動違法「佔中」，造成嚴重後果，干犯了多條法律，證據確鑿，不可辯駁。不論對話結果如何，執法部門都須將一視同仁，將學聯、學民思潮等一眾違法「佔中」的搞手依法懲處，以彰顯本港的法治尊嚴。如果因為政治原因而對某些人網開一面，香港還是700萬人可安居樂業的法治社會嗎？學聯頭頭如識時務，現在就應立即展開無條件對話，向全港市民道歉，並承擔自身的法律責任。

學聯昨晚召開記者會，交代日前與政府舉行對話籌備會議的情況。學聯形容，政府已做了工作，確保集會人士安全，會繼續商討。學聯聲稱，若警方暴力清場，就會擱置對話云云。「佔中」持續多時，已經對本港社會造成嚴重傷害，經濟民生首當其衝，朋友家庭撕裂對立，社會因為「佔中」在淌血。以對話來終止「佔中」，是務實的選擇。學聯以及「佔中」搞手不應再飾外生枝，甚至提出種種不合理、不切實際的要求，為對話製造障礙。

必須指出的是，學聯突然願意展開對話，一方面是由於社情民意對「佔中」的憤怒。近日大批忍無可忍的市民自發走到各個「佔領區」表達反「佔中」的民意，民意洶湧，令一眾「佔中」搞手也不得不謀求脫身之策。另一方面，學聯提出對話，並且特意要求必須與政府有所謂對等地位、政府確認及執行對話結果等等，目的顯然是要製造與政府對等談判的地位，藉此製造退場機會，借機撤退抽身逃避刑責。

「佔中」盡早落幕無疑是全社會所希望見到的，但學聯如果以為可以在事後逃避刑責，恐怕只是一廂情願。學聯、學民思潮以及「佔中」搞手，策劃、發動違法「佔中」，並且唆使他人參與，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，策劃者觸犯的刑罰已經包括：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9條、10條的煽動罪，罰款5,000元及3年監禁；《公安條例》19條，罰款5,000元及5年監禁等。「佔中」還涉及其他相關罪行，包括最嚴重的《侵害人身罪條例》17條，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罪，一旦定罪的話，最高為終身監禁，等等。不論「佔中」結果如何，有關人士的罪責都是不容逃避，學聯欲借對話逃避罪責只是徒勞。

香港是法治社會。法治社會就是在社會中，法律是社會最高的規則，具有凌駕一切的地位，任何人都必須遵守，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凌駕法律之上。「佔中」既然從一開始就承認是違法，搞手自然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上所有刑責。這不是政治問題，而是法律問題，如果有人意圖以政治來干預法律，藉此逃避刑責，社會絕對不會容許，有關人士終將難逃法網。

人大決定是政改大躍進

顏汶羽 民建聯政策副發言人 觀塘區議員

自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作出決定後，廣大市民希望盡快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。但學聯及學民思潮卻先後發動大專學界罷課一周及中學生9·26罷課日，口號是「罷課不罷學」，後來更參與發動「佔中」，令香港社會極端化，負面影響史無前例。

今天，學生罷課和發動「佔中」的作用備受質疑：第一，罷課和「佔中」是完全全無助政制發展的討論；第二，學生既然選擇罷課，請教授補課及講課的行為與罷課性質自相矛盾，「罷課不罷學」的說法不成立，「佔中」更禍及廣大上班上學的市民。

討論政改時，我們應了解「一國兩制」。香港根據基本法規定實行「一國兩制」，「一國」主權是前提，香港特區與中央政府是地方與中央的從屬關係。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區，香港普選只是地方性的選舉，不可能以「主權國家」的普選模式去推行，這必須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推行，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。而且，世界各地均以適合自己地區民情及環境去制定普選方案，普選絕無所謂「國際標準」。

每個香港人都希望以理性方法爭取民主。人大決定無疑是香港政改路的一大進步。筆者疑惑，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難道是民主退步嗎？500萬人選特首比1,200名選委會委員選特首不是更民主嗎？民主向來是循序漸進、漫長發展下的產物，從來不是一步到位，港人應把握政改良機，在法律框架內，與社會各界人士有商有量，積極討論，尋求共識，讓香港普選路再向前踏出一大步。

「佔中」學生 父母含淚等你回來

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

頂天立地

學生在我們心目中，有如自己的親生骨肉，我們嚴厲的批評他們，有如把鞭子抽在自己身上一樣。然而，一些激進學生將愛國教育視如「洗腦」、將自己的同胞兄弟視同陌路，已走上了一條和十三億人分道揚鑣的邪路，這是關係到香港將來的大是大非問題。事到如今，我們不能再默不作聲，養癰為患，任由他們吃了西方迷幻藥隨意夢遊。醒來吧！「佔中」學生，你們的父母含着眼淚，在家中等着你回來，等着你回來！等着你回來！

最近，一群愛港市民在某大報刊刊出題為「學生，你們太過分了」的廣告：「你們以野蠻、非法的手段霸佔公眾地方，卻厚顏說自己『和平』。你們以損害他人利益作籌碼，要脅別人依從你們的意見，這叫做『民主』嗎？香港上一代努力建設的繁榮安定，一瞬間被你們摧毀了，你們不感到羞恥嗎？」

對迷途學子、敗家子的憤怒控訴

當然，參與「佔中」的激進學生可以對此視而不見，或乾脆當成是反對「佔中」的人對自己的污蔑和迫害。然而，簡簡單單的幾句，卻令人感到字字有血，字字有淚。因為，這是長輩對後代痛心疾首的訓斥；是忠厚老實的平民百姓對自以為是的迷途學子的苦心規勸；是辛勞了一輩子的前人對坐享其成的敗家子憤怒的控訴。

一直以來，中國人都有愛護後代的傳統，為了後代能健康成長，學有所成，不惜傾家蕩產，嘔心瀝血。在家中，他們將自己的子女視為心肝寶貝，在社會，他們視之為未來的主人。也正因如此，學生在社會有其極為特殊的地位。事實所見，香港每年的教育經費高達八百億，比香港的社會福利經費高近一倍，約佔政府經常性開支百分之三十。由此可見，我們的社會對學生的關愛可謂竭盡所能，不遺餘力。然而，這些嬌生慣養的香港學生，又為社會作出了什麼回報呢？

給人們印像最深的，莫過於最近在「佔中」行動中走在最前面的學聯和學民思潮，他們自以為是時代的先鋒，帶領香港走出紅海的摩西，動不

動就要「佔領中環」，癱瘓政府，要求全國人大收回成命，赦令香港特首即時下台。大有「糞土當年萬戶侯」之概。然而，他們有沒有用一面鏡子照照自己，所謂學聯、「學民思潮」到底有多少斤兩，他們憑什麼號令天下，莫敢不從？難道只是讀了十年八年書，頂上學生的光環，就可以如此橫行霸道，將七百萬人的生計置於個人愛惡之下，對十三億人的感受不屑一顧？

學聯雖說是香港大專院校八大學生會的代表。然而，八大學生會有多少成員？在所有的成員當中又有多少人贊成他們的所為，或授權他們代表自己呢？說到「學民思潮」，就更不值一哂，他們不過是一群未成年的中學生組織，人數不過幾百人。難道光憑周永康、黃之鋒的巧言令色，就夠資格左右七百萬人的命運？將香港搞得周天寒徹，夏日消融？

沒錯，香港有不少人同情學生，認為他們是為香港爭取民主。不過這些人實在太糊塗了，因為學聯和「學民思潮」所推崇的西方民主並非解決社會問題的萬能聖藥，而是西方強國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，藉以迷惑世人的興奮劑。事實所見，西方民主即使在歐美實施多年，仍有不少無法解決的民主後遺症。放在其他地方，更無一成功的例子。在台灣，它是帶來社會分裂的毒藥；在阿拉伯，它是帶來戰爭災難的病毒；放在其他東歐國家，只會引致社會動盪不安。俗語云：「寧為太平犬，不做亂世人」，亂了人民就遭殃。這個簡單的道理，香港學生又懂得多少呢？

不要成為別有用心者棋子

教協又罷課又復課說明什麼？

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

對於「佔中」的形勢發展，一個研判方法就是看看反對派政客的「抽水」比率。如果他們頻頻出來亮相，四處巡視「佔領點」，慷慨激昂的發表演說，這樣行動多半仍處於上風，參與者人多勢盛，反對派自然不會放過抽水的機會；相反如果行動已經引發民怨民憤，人人一提起就咬口切齒，反對派自然會找藉口迴避行動，甚至將主導權責推到其他人身上，或乾脆中止行動。從近日「佔中」發展可見，反對派幾乎全線潛水，或是已經各有各做，不理「佔中三丑」，當中的玄機外界大可自行解讀。

教協罔顧學生安危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作為反對派最大的衛星組織，也是這次罷課以至「佔中」最有力「協辦團體」的教協，日前竟然呼籲全港中小學復課。教協會長馮偉華表示，現時集會活動已變得不安全，加上教協亦收到部分學校管理層及教師反映，指繼續長期罷課罷教在執行上存在困難，因需兼顧教師和學生的教學及學習需要，該會平衡各方聲音後決定復課。教協的說法是自相矛盾，既然「佔中」集會已經不安全，何以仍然主張全線復課？而且，目前「佔中」已經有失控之勢，「佔中三丑」以及反對派已經不能控制各個「佔領點」，各激進派團體人士各

據一方，自行其是，部分人更不斷挑釁及衝擊警隊，引發衝突頻生；更不要說目前多條主幹道仍然癱瘓，交通改道異常混亂。現在教協竟然貿然提出小學和幼稚園全線復課，這不是罔顧學生安危嗎？更加諷刺的是，教協身為教師組織，早前竟然附和或暗中配合學聯、「學民思潮」發動的罷課行動，教協甚至呼籲教師罷教，以表達爭取民主的新诉求云云。但何以現在卻出現一百八十度的「轉軚」，由罷課變成復課？教協說他們是要顧及學生的利益。但何以學聯、「學民思潮」發動罷課，以此將學生推上違法「佔中」的戰車上時，教協卻沒有為了學子的利益而放下政治之見反對罷課，反而大力配合為「佔中」提供「娃娃兵」。現時又因為政治逆轉罔顧學生安全鼓吹復課。這說明教協的出發點從來只關心政治，為配合反對派的政治行動，而不是放在廣大學子身上，他們根本就不配為教師。

反對派急於為「佔中」止蝕

事實上，教協鼓吹復課的主要原因，就是「佔中」已經激發了眾怒。市民返工、商舖做生意大受影響；投資者損手爛腳；甚至連學生都不能上課，這一切都是拜「佔中」所「賜」。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。「佔中」搞手、反對派政客、教協以為可以



■梁立人

或許也有人認為，學生搞「佔中」雖然擾亂了社會秩序，但他們的目的是崇高的，他們是愛國愛港的。這些人同樣被激進學生的純良外表欺騙了，因為激進學生的所為，和那些拿了外國津貼，意圖在中國搞「顏色革命」的政客、和打着龍獅旗高喊「香港獨立」的「港獨」分子如同一丘之貉，他們堅持的所謂「公民提名」，實質就是「台獨」提倡的「全民公投」；「佔領中環」癱瘓政府施政，和十年前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又有何區別？如果有人還不明白其中玄妙，我們不妨將一百年前的愛國學生運動「五四運動」作一比較。

1919年5月4日，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。他們打出「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」、「廢除二十一條」、「外爭國權，內懲國賊」等口號，並衝破軍警阻撓，火燒趙家樓，痛打了駐日公使章宗祥。隨後，軍警鎮壓，死傷多人，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。很明顯，當時的學生不惜流血犧牲，所爭的是國家利益和民族自尊。但今日的形勢和舊中國已有天淵之別，中國人尊嚴喪失、任人魚肉的年代早已過去了，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強大無匹的新中國，中華民族已在世人面前昂首挺胸，香港更邁進了港英時代一百多年都未曾有過的民主政制。國家利益、民族尊嚴、民主及自由四美俱備，那香港的激進學生所爭的是什麼呢？他們不顧七百萬人的生計，「佔領中環」，癱瘓政府，目的不過是要挑戰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地位，為「不愛國愛港」的人殺出一條問鼎特首寶座的血路而已，難道如此醜惡的動機也稱得上愛國愛港嗎？

卸責，不過是自欺欺人。當中，為人師表但其身不正的教協，現在搞出了個大頭佛，一大班學生因為「佔中」而未能上學；一些政治教師無心課堂，精神都放在街頭之上，影響學生的學業，家長看在眼里，怎可能不憤怒？怎可能不對搞手的教協切齒痛恨？不少家長其實已經向有關學校投訴，但在目前風頭火勢之下，校方也不敢輕言處罰，但當「佔中」過去，這班有虧職守，搞政治多於教書的教協會員肯定會被問責，屆時教協也不可能獨善其身。於是為了減輕衝擊，教協要出來打倒昨天的我，要求教育局復課，為的不是學生的學業前途，而是教協及其會員的利益。

其實，教協又罷課又復課的醜態，也從側面反映了「佔中」聲勢的拾級而下。開始時有學聯、「學民思潮」造勢，利用學子做炮灰，一度令反對派氣勢如虹。但「佔中」失道寡助，已經引起了民意的反彈。對反對派來說，現在不是要尋找反擊的空間，而是要盡早「止蝕」，將「佔中」對其民意的衝擊減到最低。不過，早知今日何必當初。反對派要「止蝕」，但激進派仍然要賭一鋪，不願意「佔中」這麼快就落幕。況且賭贏了全歸激進派；賭輸了則由「佔中三丑」和反對派賠，怎可能放手？反對派要盡早令「佔中」落幕，現在最大難題正是一班激進派。